

廣州話語音研究

饒秉才 歐陽覺亞 周無忌

粵語是漢語的重要方言之一，主要分布在廣東省的中部、北部、西部，香港和澳門，以及廣西的東南部廣大地區。東南亞各國、北美和澳大利亞等地的華僑也有不少說粵語的。操粵語的人多達四千萬以上。粵語是很有特色的方言，由於歷史上的原因，它又分成很多次方言或土語，比較著名的有廣府話、四邑話、欽廉話、高雷話、鬱林話。各土語只在本地區通行，各地羣衆初次見面不大容易通話。有的土語（如四邑地區的台山話），其他粵語地區的人幾乎聽不懂。唯有以廣州話爲代表的廣府話通行面廣，它主要通行於珠江三角洲一帶和廣東北部、西江沿岸，而廣西的東南部以及南寧、百色等城鎮的“白話”也與廣州話很接近。整個廣府話區各地的語音雖有內部差異，但都公認以廣州話爲它的代表。各地所演的粵劇或粵語廣播，都採用標準的廣州話。

本文只研究分析廣州市區內現代廣州話的語音系統以及廣州話語音變化（主要是變調）的情況。

一、聲母 廣州話有十九個聲母，列表如下：

p	p'	m	f	w
t	t'	n		l
tʃ	tʃ'		ʃ	j
k	k'	ŋ	h	
kw	k'w			

聲母例字：

p	pa ¹	巴	pin ¹	邊	tʃ'	tʃ'a ¹	叉	tʃ'in ¹	千
p'	p'a ¹	趴	p'in ¹	偏	ʃ	ʃa ¹	沙	ʃin ¹	先
m	ma ¹	媽	min ⁴	眠	j	ja ⁵	也	jin ¹	烟
f	fa ¹	花	fei ¹	飛	k	ka ¹	家	kin ¹	堅
w	wa ¹	蛙	wiŋ ⁴	榮	k'	k'a ¹	卡	k'in ⁴	虔
t	ta ²	打	tin ¹	顛	ŋ	ŋa ⁴	牙	ŋoi ³	愛
t'	t'a ¹	他	t'in ¹	天	h	ha ¹	蝦	hin ¹	牽
n	na ⁴	拿	nin ⁴	年	kw	kwa ¹	瓜	kwän ¹	軍
l	la ¹	啦	lin ⁴	連	k'w	k'wa ¹	誇	k'wän ¹	坤
tʃ	tʃa ¹	渣	tʃin ¹	煎					

聲母說明：

(1) p、t、k 分別是雙唇、舌尖、舌根不送氣的清塞音，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p]、[t]、[k]。這三個音與普通話的發音大體相同。英語音節的開頭沒有這些音。英語的 b、d、g 是不送氣的濁塞音，而 p、t、k 是送氣的清塞音，都與廣州話不同。只有出現在 s 之後，英語的 p、t、k 才變成不送氣的清塞音，與廣州話的這三個音接近。如 speak (說)、stand (站)、sky (天空)，其中 s 後的 p、t、k 都讀作不送氣。

(2) p'、t'、k' 是送氣的 p、t、k，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p']、[t']、[k']。這三個音與普通話或英語都大體相同。

(3) m、n、ŋ 是與 p、t、k 同部位的鼻音，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m]、[n]、[ŋ]。m、n 這兩個音與普通話或英語相同。廣州有小部分人不分 n、l (往往把 n 變讀為 l)。ŋ 這個聲母普通話沒有。在連讀的時候，因為語音同化的關係，普通話偶爾會出現這個聲母，如“東安”、“平安”中的“安”字，有一個近似 ŋ 的聲母。英語沒有以 ŋ 起頭的音節。

(4) f 是唇齒清擦音，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f]。這個音與普通話或英語都相同。

(5) l 是舌尖邊音，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l]。這個音與普通話或英語都相同。

(6) h 是喉部清擦音，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h]，與英語的 h 相同。普通話沒有這個聲母。漢語拼音方案的 h 是代表普通話的舌根清擦音 [x]，發音部位比廣州話的要前一些。說普通話的人發 h 這個音時要把舌根放鬆，像呵氣的樣子即可發出來。

(7) tʃ、tʃ'、ʃ 是混合舌叶音，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tʃ]、[tʃ']、[ʃ]。這組音的發音部位不很固定，往往受後面韻母的影響而移前移後。普通話沒有相當的聲母。這組音的發音部位大致在普通話舌尖音 ts、ts'、s 與舌面前音 tɕ、tɕ'、ɕ 之間。英語的 ch [tʃ']、sh [ʃ] 與廣州話發音相近，如 charge (記帳)、she (她) 中的 ch 和 sh，分別近似廣州的 tʃ' 和 ʃ，但廣州話的發音部位比英語的還要靠前一些。英語沒有與廣州話 tʃ 相當的音。

(8) w、j 屬半元音，發音時畧帶摩擦，分別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w]、[j]。這兩個音與英語的 w、y 相同。普通話沒有這兩個聲母。漢語拼音方案的 w、y 屬元音性質，沒有摩擦成分。

(9) kw、k'w 是圓唇化的舌根音 k、k'，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kw]、[k'w]。發音時雙唇收攏，k 和 w 或 k' 和 w 要同時發出。w 在這裏是表示圓唇的符號，屬聲母部分，不是元音，不屬介音性質。這兩個聲母與以 u 開頭的韻母相拼時也可以省去表示圓唇符號 w，如“姑”是 kw+u，“官”是 kw+un，只記作 ku 和 kun。同樣，“箍”是 k'w+u，“繪”是 k'w+ui，只記作 k'u 和 k'ui。但並不是說“姑”、“官”、“箍”、“繪”的聲母是 k、k'。過去一般人都把這兩個聲母看作 k、k'，這樣處理不能反映廣州話的特點。在說廣州話的人看來，“姑”、“官”等字與“瓜”、“關”、“光”等字的聲母相同而與“家”、“緊”、“江”等字的聲母不同，前者屬 kw 聲母，后者屬 k 聲母。試比較下面兩組字：

孤 kw+u	寡 kw+a	孤 kw+u	家 k+a
觀 kw+un	光 kw+oŋ	觀 kw+un	江 k+oŋ
冠 kw+un	軍 kw+än	管 kw+un	緊 k+än

左欄兩字的聲母相同，右欄兩字的聲母各不相同。

再從聲母與韻母的結合關係看，也說明上面的看法是正確的。廣州話 kw、k'w 兩個聲母跟韻母的結合關係與 w 這個聲母完全一致，凡是能跟 w 相拼的韻母都能跟 kw 或 k'w 相拼（k'w 聲母的字少，有些音節無字），凡是不跟 w 相拼的韻母也不跟 kw、k'w 相拼。據統計，跟 w 和 kw、k'w 相拼的韻母有如下十八個：

	w-		kw-		w-		kw-	
a	wa ¹	蛙	kwa ¹	瓜	ig	wig ⁴	榮 kwig ²	炯
ai	wai ⁶	壞	kwai ¹	乖	ik	wik ⁸	域 kwik ⁷	號
an	wan ¹	彎	kwan ¹	關	o	wo ¹	窩 kwo ³	過
aŋ	waŋ ⁴	橫	kwag ⁶	逛	oŋ	woŋ ²	枉 kwog ²	廣
ak	wak ⁸	劃	kwak ⁹	摑	ok	wok ⁸	獲 kwok ⁹	國
äi	wäi ¹	威	kwäi ¹	龜	u	wu ¹	烏 kwu ¹	姑
än	wän ¹	溫	kwän ¹	軍	ui	wui ¹	煨 (k'wui ²	潰)
äŋ	wäŋ ⁴	宏	kwäŋ ¹	轟	un	wun ²	碗 kwun ²	管
ät	wät ⁷	屈	kwät ⁷	骨	ut	wut ⁶	活 (k'wut ⁹	括)

上表的“烏”字是聲母 w 加韻母 u，“姑”字應該是聲母 kw 加韻母 u；同樣“潰”字是聲母 k'w 加韻母 ui。所以，儘管爲了簡便省去了表示圓唇聲母的符號 w，“姑”、“潰”等字的聲母也應看作是圓唇聲母 kw 或 k'w，而不是 k、k'。

廣州話中有些原屬 kw、k'w 聲母 o、oŋ、ok 韻母的字，如“過、廣、礦、狂、郭”，現在有好些人（特別是青少年）讀作 ko³、k'oŋ²、k'oŋ³、k'oŋ⁴、kok⁹，消失了圓唇作用，這種現象可能成爲一種發展趨勢。

(10) 從歷史上看，廣州話有一個零聲母（即古影母的字，現在有些人讀作元音開頭），廣州有部分人習慣把它讀成舌根鼻音 ŋ-，如“丫”a¹、“埃”^① ai¹、“坳” au³、“晏” an³、“罌” aŋ¹、“鴨” ap⁹、“壓” at⁹、“鉅” ak⁹、“歐” äu¹、“庵” äm¹、“鶯” äŋ¹、“握” äk⁷、“疴” o¹、“澳” ou³、“安” on¹、“骯” oŋ¹、“惡” ok⁹、“甕” uŋ³、“屋” uk⁷ 等字，又可以讀成 ŋa¹、ŋai¹、ŋau³、ŋan³、……，這種又讀是一個普遍的趨勢。由於零聲母只出現在陰類調而 ŋ 聲母一般只出現在陽類調，二者不對立，而有一部分人把零聲母讀成 ŋ 聲母，我們認爲可以將兩個合併爲一個 ŋ。與上述現象相反，廣州和香港有不少人（特別是香港的青少年）把 ŋ 聲母的字（主要是來自中古疑紐陽調類的字）讀作零聲母，如“牙、牛、偶、眼、我、外、……”。

二、韻母 廣州話有五十三個韻母，另外還有三個是用於吸收外來詞或象聲詞或表示形容詞後綴等音節的韻母（這三個韻母沒有字音，出現頻率又較小，在下表中外加括號），列表如下：

①“埃”本讀 oi¹，但現在廣州人習慣讀 ai¹。

韻母 尾	元音								
	a	e	i	o	u	y	œ		
-i	ai	ăi	ei	oi	ui				
-u	au	ău		iu	ou				
-y							œy		
-m	am	ăm	(em)	im				m̄	
-n	an	ăn		in	on	un	yn	œn	
-ŋ	aŋ	ăŋ	eŋ	iŋ	oŋ	uŋ		œŋ	ŋ̄
-p	ap	ăp	(ep)	ip					
-t	at	ăt	(et)	it	ot	ut	yt	œt	
-k	ak	ăk	ek	ik	ok	uk		œk	

韻母例字:

a	ma ⁴	麻	ha ⁶	下	eŋ	t'ɛŋ ¹	廳	keŋ ³	鏡
ai	kai ¹	街	mai ⁵	買	(ep)	kep ⁷	象聲詞		
au	hau ¹	敲	gau ³	均	(et)	t'et ⁸	象聲詞		
am	kam ¹	監	lam ⁴	籃	ek	hek ⁹	吃	tek ⁸	笛
an	fan ¹	番	tan ¹	單	i	ji ¹	衣	tʃi ¹	知
aŋ	maŋ ⁴	盲	haŋ ⁴	行	iu	jiu ¹	腰	kiu ³	叫
ap	ŋap ⁹	鴨	lap ⁸	納	im	jim ⁴	鹽	him ³	欠
at	ŋat ⁹	壓	lat ⁸	辣	in	jin ¹	烟	kin ¹	堅
ak	hak ⁹	客	pak ⁸	白	iŋ	jiŋ ¹	英	tiŋ ¹	丁
ăi	kăi ¹	鷄	măi ⁵	米	ip	jip ⁸	葉	kip ⁹	劫
ău	hău ²	口	ŋău ⁴	牛	it	jit ⁸	熱	t'it ⁹	鐵
ăm	jăm ¹	陰	ŋăm ³	暗	ik	jik ⁷	益	pik ⁷	逼
ăn	făn ¹	分	kăn ¹	斤	o	to ¹	多	fo ²	火
ăŋ	hăŋ ¹	亨	măŋ ⁴	盟	oi	toi ⁶	代	hoi ²	海
ăp	kăp ⁷	急	lăp ⁷	笠	ou	pou ²	保	hou ²	好
ăt	jăt ⁷	一	păt ⁷	不	on	ŋon ¹	安	hon ³	看
ăk	tăk ⁷	得	păk ⁷	北	oŋ	kou ²	講	hou ¹	康
e	je ⁴	爺	tʃe ³	借	ot	kot ⁹	割	hot ⁹	渴
ei	nei ⁵	你	hei ²	起	ok	ŋok ⁹	惡	mok ⁷	剝
(em)	kem ¹	“輸一局”(球賽)			u	wu ⁴	胡	kwu ¹	孤

ui	fui ¹	灰	mui ⁴	梅	œ	hoe ¹	靴	toe ²	朵
un	pun ¹	般	kwun ¹	官	œy	toey ¹	堆	hoey ³	去
uŋ	tuŋ ¹	東	fuy ¹	風	œn	toen ¹	噸	tʃ'œn ¹	春
ut	wut ⁸	活	p'ut ⁹	潑	œŋ	joey ⁴	陽	koey ¹	姜
uk	fuk ⁷	福	ŋuk ⁷	屋	œt	loet ⁸	律	ʃœt ⁸	術
y	jy ⁴	魚	tʃy ¹	猪	œk	koek ⁹	脚	joek ⁸	藥
yn	jyn ¹	淵	ʃyn ⁴	船	ṃ	ṃ ⁴	唔		
yt	t'yt ⁹	脫	hyt ⁹	血	ŋ	ŋ ⁴	吳	ŋ ⁵	五

韵母說明:

(1) 廣州話有 a、ǎ、e、i、o、u、y、œ 八個元音，除了 ǎ 之外，其餘七個元音都能單獨作韵母。

(2) 元音 a (包括單元音 a 和帶韵尾時的 a) 是長元音。ai、au 韵中的韵尾 i 和 u 很短。a、ai、au、an、aŋ 幾個韵母與普通話的大致相同。

(3) 元音 ǎ 不能單獨作韵母，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ɐ]，發音時口腔比 a 畧閉，舌頭也稍為靠後，而且時間短促，可以看作短的 a。這兩個元音經常出現在相同的條件下，對立非常明顯，因此，a 與 ǎ、[ɐ] 是兩個不同的元音音位。普通話沒有這個音，kən“根”、kəŋ“更”中的 ə 近似廣州話的 ǎ，但開口度沒有 ǎ 大。英語的 gun (槍)、but (但是) 中的 u 與廣州話的 ǎ 近似，但舌位沒有 ǎ 那麼靠前。由於 ǎ 是個非常短的元音，ǎi、ǎu 兩韵中的韵尾 i 和 u 就顯得長。

(4) 元音 e 除了在 ei 中是短的以外，在其餘各韵 e 都是長元音，開口度也較大，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ɛ]。em、ep、et 三個韵母只出現在口語裏，含這個音的音節都是有音無字的。

(5) 元音 i 的讀音與普通話的 i 大致相同。i、iu、in 中的 i 是長元音。iŋ、ik 中的 i 是短元音，開口度稍大，比國際音標的 [i] 還要開一點，接近 [e]。廣州話的 iŋ 與普通話的 iŋ 有明顯的不同。如“英”字，廣州話 [iŋ]，普通話 [ieŋ]。

(6) 元音 o 的讀音比普通話的 o 開口度大，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ɔ]，但 ou 韵中的 o 較閉，相當於 [o]。除此之外，其餘各韵中的 o 都是長元音。

(7) 元音 u 的讀音與普通話的 u 大致相同，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u]，u、ui、un、ut 各韵中的 u 是長元音，前面三個韵母與普通話的大致相同。uŋ、uk 兩韵中的 u 是短元音，開口度稍大，比國際音標的 [u] 還要開一點，接近 [o]。廣州話的 uŋ 與普通話的 uŋ 有明顯的不同。

(8) 元音 y 的讀音與普通話的 y 大致相同，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y]，y、yn、yt 中的 y 都是長元音。

(9) 元音 œ 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œ]，是圓唇的 [ɛ]，普通話和英語都沒有這個音。法語 neuf (九) 中的 eu 近似廣州話的 œ。œ、œŋ、œk 三個韵母中的 œ 是長元音，œy、œn、œt 三個韵母中的 œ 是短元音，而且較閉，相當於國際音標的 [ɘ]。

(10) m 、 $ŋ$ 是自成音節的鼻音韻母，又叫聲化韻母，是單純的雙唇鼻音和舌根鼻音。這兩個韻母不與其他聲母相拼。

(11) 以塞音 $-p$ 、 $-t$ 、 $-k$ 為韻尾的韻母，普通話沒有。英語雖有以 $-p$ 、 $-t$ 、 $-k$ 或 $-b$ 、 $-d$ 、 $-g$ 收尾的音節，但與廣州話的不同。廣州話的塞音韻尾不破裂（沒有除阻），發音時只作發這些音的姿勢而不必發出來，如 ap 韻，先發元音 a ，然後雙唇突然緊閉，作發 p 的姿勢即停止，其餘類推。

(12) 廣州話的 $-m$ 、 $-n$ 、 $-ŋ$ 韻尾本來是分得很清楚的，但現在香港有不少青年人把原屬 $-ŋ$ 韻尾的字讀成 $-n$ 韻尾，例如“電燈”的“燈” $tǎŋ^1$ 讀成“墩” $tǎn^1$ ，“匙羹”的“羹” $kǎŋ^1$ 讀成“根” $kǎn^1$ ，“學生”的“生” $ʃaŋ^1$ 讀成“山” $ʃan^1$ ，“文盲”的“盲” $maŋ^4$ 讀成“蠻” man^4 。

(13) 上面八個元音之中， e 、 i 、 o 、 u 、 $œ$ 各包括兩個音值： e [ϵ 、 e]， i [i 、 I]， o [α 、 o]， u [u 、 u]， $œ$ [α 、 \emptyset]，由於它們出現的條件不同，可以互補，兩個音值只作一個音位處理。

三、聲調 廣州話有六個舒聲調，三個促聲調。根據韻尾的不同，廣州話的音節可分兩類，韻尾為 $-i$ 、 $-u$ 、 $-y$ 、 $-m$ 、 $-n$ 、 $-ŋ$ 的和不帶任何韻尾的，叫舒聲韻；韻尾為 $-p$ 、 $-t$ 、 $-k$ 的叫促聲韻，出現舒聲韻的聲調叫舒聲調，出現促聲韻的聲調叫促聲調（又叫入聲）。中古漢語的平、上、去、入四聲在廣州話已各分化為二，即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另外，陰入裏頭又因為元音的長短，分化為兩個調值，一個是原來的陰入（又叫上入），一個叫中入。這樣，廣州話目前一共有九個聲調，但按音高來說，陰入的音高相當於陰平，中入的音高相當於陰去，陽入的音高相當於陽去。實際上廣州話只有六個調位，即陰入、中入、陽入可以看作是陰平，陰去，陽去調的變體。列表如下：

調類	舒 聲 調						促 聲 調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中入	陽入
調值	˩, ˨ 53 55	˨ 11	˨ 35	˨ 13	˨ 33	˨ 22	˨ 55	˨ 33	˨ 22
例字	分	墳	粉	憤	訓	份	忽	發	佛

聲調說明：

(1) 根據一般習慣，把陰平、陰上、陰去分別標作第 1、2、3 調，把陽平、陽上、陽去分別標作第 4、5、6 調，把陰入、陽入、中入分別標作第 7、8、9 調。

(2) 陰平有高降 ˩ 53 和高平 ˨ 55 兩個調值。除少數字只讀高平調以外，大部分的字都可以讀高降調，或者兼讀高降和高平兩個調值（詳後）。高降調有點像普通話的去聲，高平調與普通話的陰平相同。

(3) 陽平的調值是低平 ˩ 11，快讀時稍微有點下降，但一般以低平調為標準。

(4) 陰上的調值是高升 ˩ 35，與普通話的陽平相當。在說話時，陰去、陽平、陽上、陽去（即我們所標記的第 3、4、5、6 幾個調）往往可以變讀為高升調（詳後）。

(5) 陽上的調值是低升 ˩ 13，或稍高一點，接近 ˩ 24，近似普通話上聲的后半截。

(6) 陰去的調值是中平 ˩ 33，陽去的調值是次低平 ˩ 22，二者比較接近，普通話沒有與這兩個調子相近的調值，初學時容易相混。

(7) 元音的長短影響入聲調值的長短。陰入的調值是高平 ˩ 55，由於廣州話的陰入一般只出現短元音韻，所以陰入的調值應描寫作短的 ˩ 55，但是近幾十年來，在一般人的口語裏，一些由 ä（即短的 a）構成的韻母的字有變讀長元音 a 的趨勢，而聲調仍然是高平調，因而陰入除了有一個短的高平 ˩ 55 之外，又增加了一個長的高平 ˩ 55。如“黑”、“測”、“握”、“乞”等字，原來讀 hāk˩、tʃ'äk˩、ŋäk˩（或 äk˩）、hät˩，屬短陰入，現在口語一般又讀 hak˩、tʃ'ak˩、ŋak˩（或 ak˩）、hat˩，屬長陰入。後一種讀法元音都是長的 a，聲調也比前面一種讀法長。其他長元音韻母出現在這個調子的字都屬長陰入調。

(8) 中入的調值是中平 ˩ 33，它是從陰入分化出來的一個調類。屬於這個調類的字原來都是長元音韻，但由於有些字與陰入有對立，如“必” pit˩，“鼈” pit˩，“戚” tʃ'ik˩，“赤” tʃ'ik˩（口語讀 tʃ'ek˩），所以中入已從陰入分化出來，另成一個調類了。和陰入相似，這個屬長元音出現的中入也有少數字是短元音韻的，如上面的“赤”字，作讀書音時（如“海外赤子”）讀 tʃ'ik˩，是短的中入，作話音時（如“赤米”）讀 tʃ'ek˩，是長的中入。

(9) 陽入的調值是 ˩ 22，嚴格地說，陽入也有長短兩個調值。凡是出現長元音韻母（ap、at、ak、ek、ip、it、ot、ok、ut、yt、œk）的屬長陽入調，例如“狹” hap⁸、“辣” lat⁸、“額” ŋak⁸、“石” ʃek⁸、“葉” jip⁸、“別” pit⁸、“學” hok⁸、“活” wut⁸、“月” jyt⁸、“業” jœk⁸。出現短元音韻母（äp、ät、äk、ik、uk、œt）的屬短陽入調。例如“合” häp⁸、“日” jät⁸、“墨” mäk⁸、“敵” tik⁸、“六” luk⁸、“律” loet⁸。考慮到陰入、陽入、中入長短兩個調值的高低相同，只是長短不同，而調的長短是由元音的長短引起的，屬條件變讀，因此可以把它們看作一個調的兩個變體。

(10) 陰平的兩個調值，即高降 ˩ 53 和高平 ˩ 55 的分合問題，曾經有過各種論述。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認為陰平調的兩個調值已分化為兩個不同的調類；一是認為這兩個調值是一個調類的兩個變體。這裏我們把陰平的兩個調值出現的條件以及使用的情況畧加介紹。

廣州話的陰平字（包括各種詞類的用字），名詞用字讀高平調與讀高降調有交叉現象。大致情況是：少數字只讀高平調，如“貓”、“蚊”，大部分的字兼讀高降和高平兩個調值，即在某一場合讀高降調在另一場合又讀高平調。動詞、形容詞或其他詞類的字，

一般讀高降調。

爲數不多的外來語借詞用字(泵、啤、呔等)和方言用字(啱、煲等),一般只讀高平調。

有的字作名詞或合成詞中的中心成分時讀高平調,作動詞、形容詞、量詞或合成詞中的修飾成分時讀高降調。

此外,單獨稱呼人的單音名字(或單音姓氏)或者稱呼雙音人名而後面一個字爲陰平時,往往讀高平調。

上面所述僅僅是一般的習慣,有些字讀法常有兩可或因人而異的現象。陰平大多數字都可讀高降調,兩種讀法真正對立的不多。即使互換了,一般也不致產生意義上的混亂,頂多就是給人有些不自然的感覺。這說明陰平還沒有分化成兩個互相對立的聲調。

四、變調 廣州話聲調的變化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連讀變調,一是習慣變調。連讀變調是指在說話或者朗讀時由於字調互相影響而發生的變化;習慣變調主要是指在說話時由於說話的習慣,某些字調所發生的變化。變調後詞義也跟着發生變化。

(一)連讀變調 連讀變調比較簡單,主要是高降調的陰平字出現在另一個陰平字或陰入字之前變讀高平調。其規律是:

1. 高降調在高平調之前變讀高平調:

$$\downarrow 53 + \uparrow 55 \rightarrow \uparrow 55 + \uparrow 55$$

例如:開窗、香蕉、烏龜、蒸糕。

2. 高降調在高降調之前變爲高平調:

$$\downarrow 53 + \downarrow 53 \rightarrow \uparrow 55 + \downarrow 53$$

例如:將軍、江山、飛機、抽筋。

但慢讀時也可以不變,尤其是在文言語句裏,不變調恐怕更標準一些。如“將軍百戰死”裏的“將”字,“江山如此多嬌”裏的“江”字。

3. 高降調在陰入之前變爲高平調:

$$\downarrow 53 + \uparrow 55(\text{陰入}) \rightarrow \uparrow 55 + \uparrow 55(\text{陰入})$$

例如:東北、山谷、三叔、租屋。

此外,一些表示親屬關係稱謂的疊音詞,後面一個字讀(或變讀)高平調或高升調時,前面一個字不管原來屬什麼調,一律要讀成低平調:

$$\uparrow 55 + \uparrow 55 \rightarrow \downarrow 11 + \uparrow 55$$

例如:媽媽、爸爸。

$$1\ 35 + 1\ 35 \rightarrow \downarrow 11 + \uparrow 55(\text{或 } 1\ 35)$$

例如:姐姐、仔仔。

┘ 11 + ┘ 11 → ┘ 11 + ㄣ 55

例如：婆婆、爺爺。

┘ 22 + ┘ 22 → ┘ 11 + 1 35

例如：弟弟、妹妹。

其他的詞，也有因重疊而變調的，但僅限於幼兒用語。如：

（剛）覺覺，（學）行行，（肩）啡啡，（摸）盲盲，（食）餅餅，（着）鞋鞋，（捉）虫虫。

（二）習慣變調 有兩類：

1. 高平變調 有少數字在某些特定的詞當中（或表示某一特定的意義時）要變讀高平變調。這些變調不屬連讀變調，而是詞的字調的特殊變化。例如：

讀高平變調	不變調
人：一個人（僅僅一人）；捉兒人（捉迷藏）	一個人一份
欄：魚欄；豬欄；生果欄（“欄”是貨棧）	欄杆；欄河
姨：姨（母之妹）；阿姨	姨媽；姨丈；姨表
姐：姐姐；家姐（大姐）	姐妹；表姐；大姐
派：派頭；夠派	氣派；派勢
耐：冇幾耐（不太久）；未有耐（為時尚早）	好耐（很久）；耐用

2. 高升變調 在口語裏，陽平、陽上、陰去、陽去、陽入、中入的字，有時變讀高升變調。這些字，有的單獨成詞（多為表示某一特定意義的名詞），有的只充當合成詞裏的一個成分。在合成詞或詞組裏，高升變調多數發生在後面的一個字上，處於被修飾和限制的位置上。

一般來說，比較口語化的詞，某些專名或姓氏，常讀高升變調；書面語化的詞多用原調。

與高平變調不同，高升變調由於習慣不同，一些人使用得多一些，另一些人使用得少一些。所以，有一些詞常有變調與不變調的兩可現象。這類變調的字可以說是舉不勝舉的，例如：

陽平讀高升變調的字

變調的例子	不變調的例子
<p>錢 有錢; 使錢; 賺錢; 車錢; 銀錢(元)</p> <p>斜 黃斜(黃色斜紋布); 的斜(的卡); 斜布</p> <p>房 一間房; 大房; 廚房; 房門</p> <p>糖 牛奶糖; 夾心糖; 花生糖; 麥芽糖</p> <p>人 男人(兼指丈夫); 女人(兼指妻子); 新人(新娘)</p> <p>門 後門; 橫門; 冷門; 熱門; 專門(特意)</p>	<p>金錢; 銅錢; 古錢; 有錢有勢</p> <p>斜坡; 傾斜; 斜陽</p> <p>房產; 洞房; 平房; 大房(長房)</p> <p>冰糖; 白糖; 黃糖; 片糖; 蔗糖</p> <p>大人; 軍人; 好人; 証人; 新人(新的人)</p> <p>大門; 前門; 正門; 鐵門; 名門; 專門(技術)</p>
<p>陽上讀高升變調的字</p> <p>變調的例子</p>	<p>不變調的例子</p>
<p>眼 一眼井; 一眼針</p> <p>友 烟友; 啲條友(那個家伙); 西裝友</p> <p>女 大女; 仔女; 養女; 肥女; 契女(乾女兒)</p>	<p>淚眼; 睇一眼</p> <p>朋友; 工友</p> <p>男女; 婦女; 少女; 兒女</p>
<p>陰去讀高升變調的字</p> <p>變調的例子</p>	<p>不變調的例子</p>
<p>架 搭架; 三脚架; 衫架; 丟架(丟臉); 筆架; 官架</p> <p>帶 鞋帶; 腰帶; 皮帶; 褲頭帶</p> <p>片 魚片; 肉片; 鐵片; 卡片; 尿片(尿布); 明信片</p>	<p>架子; 發射架; 大陸架; 腳手架</p> <p>地帶; 聲帶; 熱帶; 海帶</p> <p>冰片; 紙片</p>
<p>陰去讀高升變調的字</p> <p>變調的例子</p>	<p>不變調的例子</p>
<p>話 講話; 笑話; 神話; 好話; 廣東話</p> <p>面 表面; 台面; 鞋面; 水面; 全面; 反面; 斜對面; 出面; 有面</p> <p>袋 衫袋; 褲袋; 行李袋; 紙袋; 塑膠袋; 帆布袋; 手提袋</p> <p>會 大會; 小組會; 工會; 社會; 會場; 開會; 晚會; 小刀會</p> <p>地 質地; 心地; 盡地; 土地(神)</p> <p>路 來路貨(進口貨); 走路(逃走)</p>	<p>大話(謊話); 好話(好說); 話別</p> <p>正面; 後面; 四面; 方面; 市面; 世面</p> <p>大袋; 袋鼠</p> <p>會議; 省會; 會面; 會話; 會演</p> <p>天地; 田地; 大地; 土地; 場地; 園地</p> <p>公路; 水路; 門路</p>

陽入讀高升變調的字

變調的例子	不變調的例子
盒 鞋盒；紙盒；飯盒；火柴盒	一盒餅
局 衛生局；郵局；書局；政治局	布局；棋局；定局；賭局；當局

中入讀高升變調的字

變調的例子	不變調的例子
拍 烏蠅拍（蒼蠅拍子）；羽毛球拍	拍板；拍子；吹拍；四拍
角 油角（油炸角子）；芋角（炸芋頭絲）	欖角；牛角；號角；屋角；三角
雀 禾花雀；麻雀；一隻雀	雀仔；金雀牌；孔雀

一般地說，某些要讀高升變調的字或詞，說話人使用變調，聽起來使人有輕鬆、生動，說話地道的感覺，反之，使人有生硬、呆板，或者說話不怎麼地道的感覺。

習慣變調有些字調的變化與詞的意義有一定的關係，如高平變調裏有一些字變了調後，往往有微小、次要等意義，或者表示輕蔑。例如：

姨 字音 ji^4 ，屬陽平，讀高平變調之後，專指母親的妹妹或者年紀比母親小的婦女，現在也用來稱呼幼兒園的保育員。

籬 字音 lo^4 ，屬陽平，讀高平變調之後，專指較小的手提籬。

妹 字音 mui^6 ，屬陽去，讀高平變調之後，是“婢女”的意思，如“做妹仔” $tʃou^6 mui^{6-1'} tʃai^2$ （當婢女），“妹釘” $mui^{6-1'} teŋ^1$ （丫頭，罵小女孩的用語）。此外還有輕視的意思，如“鄉下妹” $hceŋ^1 ha^{6-2} mui^{6-1'}$ （農村姑娘），“乞兒妹” $hat^7 ji^{4-1'} mui^{6-1'}$ （要飯的女孩）。

大 字音 tai^6 ，屬陽去，讀高平變調之後，有嫌其不大，即“小”的意思。如“你咁大個做得乜嘢吖” $nei^5 kǎm^3 tai^{6-1'} ko^3 tʃou^6 tǎk^7 mǎt^7 je^5 a^1$ （你這麼小不點兒，能幹些什麼！）

此外，高升變調還往往用來指稱某一特定的事物。這個現象與普通話的“兒化”很相似。大致分兩種情況：

（1）變調與不變調詞性相同，但詞義不完全相同的。例如：

② 用 1 表示陰平的高降調， $^{1'}$ 表示高平調。

糖 字音 t'ou⁴，屬陽平，讀高升變調之後，專指“糖果”。

銀 字音 n̄an⁴，屬陽平，讀高升變調之後，是“銀元”、“硬幣”或“金錢”等意思。

對 字音是 toey³，屬陰去，讀高升變調之後，是“對聯”的意思。

某些單音形容詞爲了表示某種程度而重疊時，其中之一的聲調要變讀高升變調。第一個字變讀高升變調表示“極度”的意思；第二個字變讀高升變調（也可以不變）同時後面加上“地”字（也讀高升調），有“稍微”的意思。例如：

紅紅 讀 huŋ⁴⁻² huŋ⁴時，是“很紅”的意思；讀“紅紅地” huŋ⁴ huŋ⁴⁻² tei⁶⁻²時，是“稍微有一點紅”的意思。

凍凍 讀 tuŋ³⁻² tuŋ³時，是“很冷”的意思；讀“凍凍地” tuŋ³ tuŋ³⁻² tei⁶⁻²時，是“稍微有一點冷”的意思。

熱熱 讀 jit⁸⁻² jit⁸時，是“很熱”的意思；讀“熱熱地” jit⁸ jit⁸⁻² tei⁶⁻²時，是“稍微有一點熱”的意思。

（2）變調與不變調，詞性不相同。有些字，讀原調的是動詞、形容詞或量詞，讀高升變調的是名詞。例如：

鉗 字音 k'im⁴，屬陽平，動詞，變高升調之後作名詞“鉗子”。

定 字音 tiŋ⁶，屬陽去，口語讀 teŋ⁶，動詞，“定做”的意思，變高升調之後作名詞“定金”。

犯 字音 fan⁶，屬陽去，動詞；變高升調之後作名詞“犯人”。

斜 字音 tʃ'e⁴，屬陽平，形容詞；變高升調之後作名詞“斜紋布”。

片 字音 p'in³，屬陰去，量詞；變高升調之後作名詞“片兒”。

在說話時，某些屬陽平、陽上、陰去、陽去、陽入、中入的單音動詞可以和“咗”字結合成一個音節（用動詞的聲母和韻母，加上“咗”的聲調，即高升調），表示動詞的完成時態。從變調的角度上看，屬動詞變調現象，變調之後表示語法意義，但實際上它只是音節縮減的現象（見“語音的變化”部分）。

五、語音的變化 廣州話常見的語音變化現象有語音的同化和語音的縮減兩種。但例子不多。

（一）語音的同化 有些詞在快讀時，不同音節的語音由於相互影響而發生變化，變成與另一個音相同或近似的語音。例如：

“今日” kām¹ jät⁸ 又說 kām¹ mät⁸，音如“今物”，第二個音節的聲母 j 爲前

面一個音節的韻尾 *m* 所同化。“琴日” *k'äm⁴ jät⁸* (昨天) 也可以變讀作 *k'äm⁴ mät⁸*, 但較少用。

“肚餓” *t'ou⁵ ŋo⁶* 又說 *t'uŋ⁵ ŋo⁶*, 第一個音節的韻尾被第二個音節的聲母所同化。

“新婦” *ſän¹ fu⁵* 古讀 *ſän¹ p'ou⁵*, 現在變讀 *ſäm¹ p'ou⁵*, 音如“心抱”, 意義也變為“兒媳”。第一個音節的韻尾 *n* 受第二個音節的聲母影響, 發音部位由原來的舌尖鼻音變作與 *p'* 的部位相同的雙唇鼻音 *m*。

“百足” *pak⁹ tſuk⁷* (蜈蚣) 又說 *pat⁹ tſuk⁷*, 音如“八足”, 第一個音節的韻尾 *k* 受第二個音節的聲母影響, 發音部位由原來的舌根音變作與 *tſ* 的部位相近似的舌尖音 *t*。

“五” *ŋ⁵* 在“一、三、五” *jät⁷ ſam¹ ŋ⁵* 或“二十五” *ji⁶ ſäp⁸ ŋ⁵* 裏, *ŋ⁵* 受前面的唇音 *m* 或 *p* 的影響, 變作雙唇鼻音 *m⁵*。

“乜嘢” *mät⁷ je⁵* (甚麼), 又讀 *me¹ je⁵*, 音如“咩嘢”, 前一個音節的韻母被後面一個音節的韻母同化。

(二) 語音的縮減 語音的縮減指的是幾個音節連讀時, 其中一些音節或音素失落了, 或者兩個音節合併成一個音節。例如:

“唔” *m⁴* (不) 後面跟着“好” *hou²* 或“係” *hăi⁶* (是) 等字時, 產生合音現象, 第二個音節的聲母失落了, “唔好” *m⁴ hou²* 變成 *mou²* (只限於作狀語時), “唔係” *m⁴ hăi⁶* 變成 *măi⁶* (只用於反詰語氣)。

“乜嘢” *mät⁷ je⁵* (甚麼) 由於同化作用變讀為 *me¹ je⁵* 之後, 還可以進一步縮減, 在快讀時讀作 *me¹ e⁵* 或 *me¹*, 第二個音節的聲母失落了或者整個音節脫落。

“十” *ſäp⁸* 字在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幾等字之後往往失去聲母和韻尾, 只剩一個元音 *ä* (實際讀音是 *a*), 如“二十四” *ji⁶ ſäp⁸ ſei³* 可縮減作 *ji⁶ a⁶ ſei³*, 再進一步合音作 *ja⁶ ſei³* (也有人讀作 *je⁶ ſei³*, 音如“夜四”)。“三十” *ſam¹ ſäp⁸* 可縮減作 *ſa¹ a⁶*, 再合音作 *ſa¹*, 如“年三十晚”讀 *nin⁴ ſa¹ man⁵*, 音如“年沙晚”。“四十…”、“五十…”的“十”一般讀 *a⁶*, 如“四十二”讀 *ſei³ a⁶ ji⁶*, “五十個”讀 *ŋ⁵ a⁶ ko³*, 其餘類推。

還有一些詞快讀時兩個音節合併成一個音節, 前面一個音節只剩下一個聲母, 加在後面一個音節之前, 這樣合音就成了複輔音聲母的音節了。例如“冚嘩哈” *häm⁶ paŋ⁶ laŋ⁶* (統統, 全部) 可以說成 *häm⁶ plaŋ⁶*, “直筆甩” *tſik⁸ pä⁷ lät⁷* (筆直的) 可以說成 *tſik⁸ plät⁷*, “角落頭” *kok⁹ lok⁷ t'äu⁴⁻²* (角落) 可以說成 *klok⁷ t'äu⁴⁻²*, “一排□” *jät⁷*

p'ai⁴ lai⁴ (一排排的) 可以說成 jät⁷ p'lai⁴, “一嚙溜” jät⁷ kǎu⁶ lau⁶ (一團團的) 可以說成 jät⁷ klau⁶。

此外，爲了表示完成時態而在動詞後面加上“咗” tʃo² 字時，如果動詞是屬陽平、陽上、陰去、陽去、陽入、中入等調的字，它可以與動詞結合成一個音節（或者“咗”的聲母脫落，變作 o²，動詞爲塞音尾時更常見）。這現象好像是動詞的變調（變作高升調），但從音變的角度觀察，這個現象不屬變調的範圍。試看下面的例子：

嚙咗未呀？	lǎi ⁴ tʃo ² (→lǎi ²) mei ⁶ a ³
去咗開會	hœy ³ tʃo ² (→hœy ²) hoi ¹ wui ⁶⁻²
賺咗好多	tʃan ⁶ tʃo ² (→tʃan ²) hou ² to ¹
落咗場雨	lok ⁸ tʃo ² (→lok ²) tʃ'œŋ ⁴ jy ⁵
或：	lok ⁸ o ² tʃ'œŋ ⁴ jy ⁵
食咗飯未？	ʃik ⁸ tʃo ² (→ʃik ²) fan ⁶ mei ⁶
或：	ʃik ⁸ o ² fan ⁶ mei ⁶

這種現象屬於音節的縮減，即動詞和“咗”合成一個音節，前面的動詞保留聲母和韻母，後面的“咗”只保留聲調。

六、聲母、韻母配合關係〔③〕廣州話的十九個聲母和五十三個韻母（沒有把 em、ep、et 計算在內）的配合關係有如下一些特點：

1. 唇音聲母 p、p'、m、f、w 和圓唇化聲母 kw、k'w 不與以 -m、-p 作韻尾的韻母結合。

2. 唇音聲母 p、p'、m、f、w 和圓唇化聲母 kw、k'w 不與 y、œ 或以 y、œ 組成的韻母結合。

3. t、t'、n、l、tʃ、tʃ'、ʃ、j、k、k'、ŋ、h 不與 u、ui、un、ut 四個韻母結合，即 u、ui、un、ut 只與唇音聲母 p、p'、m、f、w 以及圓唇化聲母 kw、k'w 結合。

4. i、y 兩個韻母只與 tʃ、tʃ'、ʃ、j 四個聲母（只限於字音）結合。

5. 韻母 œ 只有“靴”、“朵”（話音）兩個字，其餘都是非字音。

6. 韻母 eŋ 大部分的音節都是話音，只有少數幾個音節（如 keŋ 音節的“頸”、“鏡”，t'eŋ 音節的“艇”、tʃ'eŋ 音節的“阱”）是讀音。

7. m、ŋ 是自成音節的鼻音韻母，不與任何聲母相拼。

8. 由於 k、k' 聲母不拼 u、ui、un、ut 四個韻母，“姑”、“繪”、“官”、“括”等字應看作 kw、k'w 聲母拼 u、ui、un、ut 韻母。

9. 由於借詞的影響增加了一些音節。如上面第“1”條所述，唇音聲母不與以

③ 沒有聲母的音節也可以看作有一個“零聲母”。本文把零聲母歸入 ŋ 內。

-m、-p 等唇音作韻尾的韻母結合，但“泵”（英語 pump）却讀作 pǎm¹；另外 p、p' 聲母不與韻母 i 結合，但是“□□仔”（嬰兒，英語 baby）却讀 pi⁴ pi¹ tʃäi²。不過，這只是極個別的現象。

廣州話的音節結構一般有如下規律：

（1）一個音節最多三個音素，最少一個音素。

（2）每個音節都必須有一個韻母和一個聲調，但可以沒有聲母。每個韻母必須有韻腹（主要元音），但可以沒有韻頭或韻尾。

（3）廣州話開齊合撮四呼齊備，但 i、u、y 不作介音，只作韻腹和韻尾。

（4）主要元音（韻腹）有 a、ǎ、e、i、o、u、y、œ；韻尾有 -i、-u、-y、-m、-n、-ŋ、-p、-t、-k 三類九個。

（5）聲母除由輔音充當外，還有由半元音 j、w 充當的。韻母可由一個或兩個元音構成，也可以由一個元音分別跟鼻輔音 -m、-n、-ŋ 或塞輔音 -p、-t、-k 構成。